

厚重的橡木門將嚴冬隔絕在外。

蘸著霜水的窗子將吝嗇的冬陽又削去幾分，但這並沒有減去屋內的溫暖。

百合吸頂燈綻放著柔和黃光，均勻地鋪灑在開放式客廳裡，不論是掛在牆上的柚木十字架、隨意拼上的文化石牆，或是其他不知所云的裝飾畫，都均等的沐浴在舒適暖意中。

斯勒伊斯反坐在餐椅上，厚實的下顎攔靠著絨灰椅背，從腳上的絨毛拖鞋到身上的薄薄針織衫，無一處不流漏著閒散氣息，他近乎頹廢的享受著假日，享受著沒有突發工作與奇怪客人的日常。

雪花般的睏意在眼底堆疊起來，但斯洛伊斯還醒著，深橙色的眼眸裡映著桌上的金屬物體，那東西外表光潔，有點像女孩子用的粉盒之類，是前幾日折騰得到的一點附加回報。

最後斯勒伊斯還是沒在露娜樂園找到什麼價值連城的重要封包。

不過至少他有了貝姆蒐集器，斯勒伊斯捉著空檔讀了在網路上的資料，包含這東西的正式名稱、具體用法，還順道載了幾個好心人提供的造型外觀。

他和貝姆蒐集器架起連線，藍色的光絲裹住銀色外殼，糾纏化成小小的人形。

火辣的小小黑色跟鞋踩上木質餐桌，斯勒伊斯吹了聲口哨。

就算只有手掌大小，那也是令人驚豔的姣好身材。

黑色迷你裙克難的掩著豐臀，幾乎得靠圍裙和單薄的荷葉邊才不至於走光。

特製外觀的貝姆人形搔首弄姿，一對吊鍾型的豪乳隨著動作晃蕩，幾乎就要吞沒手中那桿長刷握柄。

「這太扯了。」斯勒伊斯勾著笑，眼睛幾乎要眯成線。

火辣的貝姆小人挪移重心，不時向桌前的巨人拋個媚眼，或者展示一下她精緻的蕾絲腿帶，繳作的調整領結順道用手肘擠擠那對彈珠大小的胸部。

「不不、我可不會讓這種人來打掃家裡……」斯勒伊斯艱難的移開視線，而後同樣努力的不讓目光回到貝姆人形盤著頭髮的性感後頸。

「說真的，我不會——對，所以下一個。」大手掩蓋著還戀戀不捨的雙眼，斯勒伊斯終於做出決斷，電子合成的叮咚聲響起，有什麼東西落到桌上。

貝姆小人迎上斯勒伊斯的目光，紮起的黑色髮束垂在頭顱兩側，劉海平齊蓋在眉上，指甲蓋尺寸的小臉滿是無辜和委屈。

「噢，也不是——等等，這東西的原型有超過13歲嗎？」

她的身高甚至不足自己的食指長，外表年紀幾乎與上一個差的不只十歲，爆乳迷你裙也換成了夢幻的蕾絲大蓬裙，斯勒伊斯不了解女僕的結構怎麼能如此天差地遠。

貝姆小人怯生生的踮起腳尖招手，一個重心不穩摔倒在桌上，蓬裙翻飛捲起——白色的。

「樞機會絕對沒有好好審查過這東西。」斯勒伊斯差點伸手去扶摔倒的貝姆小人，而那個擁有青春前少女外觀的小人正咬著拇指，水汪汪瞅著自己。

「不，絕對不行，我不會使用這個。這讓我看起來像是個戀童變態……」斯勒伊斯尷尬地笑著。

小小女僕咬著下唇，花椒子般的眼睛裡洋溢著殷切的懇求，她試探性的撩起裙擺，然後愈拉愈高——

「我說了不，真的。」這八成是什麼有通報機制的陷阱，聽說樞機會最近也流行起了釣魚手法。

於是他彈指，接下來的聲音有些耳熟，是皮鞋踩在木質地板上的聲音。

皮鞋、灰色羊毛襪、圍裙、領結。

此外未著片縷了男性小人在桌上巍巍挺立，斯勒伊斯倒抽了口氣，小人滿意的挑挑劍眉，展示著那迷你卻飽滿跳動的上臂二頭肌。

「不……」斯勒伊斯低頭將臉埋進椅背無力呻吟，想不透製作外觀模組的人腦子都裝了些什麼，或許這就是自己寫不好模組的原因。

斯勒伊只是不希望家裡有個奇怪的情色小人，縱使他獨居且罕有訪客。

「如果你肯穿好衣服的話，或許我可以考慮——」按著額角，斯勒伊斯嘆了口氣。帶著好不容易做好了心理建設抬起頭。

「該死。」他的心理建設像風暴中的紙牌塔毫無招架之力的被颳到天邊。

過度性感的男性小人正在把憑空拿出的油罐往身上倒，如蜜的香脂流過他刻意挺起的胸肌，隨著重力演算慢慢滑向下腹部。

斯勒伊斯被這突如其來的發展給驚呆了，只能楞楞的看著貝姆小人在他面前扭腰擺臀，肆意的將油膏抹在那身浮誇的麥色肌肉上。

「不，真的，絕對。」

在貝姆小人極為挑逗的拍了幾下後空翹臀，正準備大跳起魅惑之舞的時候，斯勒伊斯終於成功的將思緒梳理至能夠正常言語的程度，他深切的懷疑起自己是不是撿了個病毒程序回來。

他彈指關閉貝姆蒐集器的運作，但那閃著油光的畫面仍在他的眼皮內側突突跳動，可能這不是個熟悉新程序的好日子。

斯勒伊斯的訪客並不多，對一個單身男性來說，雙層的獨棟公寓確實是太過寬闊，他也從善如流地將大部分的清潔工作交給貝姆蒐集器——手掌大小，舊式掃地機器人外觀，如同曲棍球般的在屋內巡弋，和常見嬌俏可愛的掌上人形外觀大相逕庭。

「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好。」若是被問起原因，斯勒伊斯將會這麼回答。而後抵死不透漏來龍去脈。